

绽放新生的香港霓虹

新华社 王茜 文 陈铎 摄

曾经在香港交织出独特街头风景的霓虹招牌及其制作技艺,目前正在进行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增补名单的调研工作。近年来,人们越来越重视和欣赏霓虹招牌所创造的香港地域文化。

从鼎盛到式微,霓虹招牌由于科技发展和安全隐患等问题逐渐淡出街面。幸运的是,香港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活跃的霓虹招牌保育群体,让霓虹招牌在艺术的殿堂里重放光彩。



“印尼餐厅”霓虹招牌



陈倩文接受记者专访,她身后是“福鼠吊金钱”霓虹招牌

香港独特的文化符号

20世纪30年代,霓虹招牌制作技术引入香港。50年代,霓虹招牌开始大量出现在香港街头巷尾,成为一种新型广告和繁华大都市的象征,赋予香港暮色降临后街边店铺最具个性的身份符号。

为了这五光十色的繁华,香港手工艺者竞相制作设计美观、工艺精湛的玻璃灯管。

儿时住在油尖旺区的陈倩文,对霓虹的情结源于记忆:“那时候,放学路上有很多闪亮的霓虹灯招牌,我经常一边走一边给这些霓虹招牌编故事,或者数着还要路过几个招牌就到家了。”

霓虹招牌是香港的时代印记,在霓虹招牌上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书法题字、行业标志、英文等外文,是中西文化的结合,无论是设计、制作还是安装都渗透着香港特色。

2017年海外游学归来的陈倩文偶然

在网上发现义务保育霓虹招牌的信息,现实与儿时记忆叠加,重新点燃了她对霓虹的热爱,成为一名保育霓虹招牌的义务工作者。

招牌保育义工这份“工作”没有收入,还要自掏腰包。但她说:“霓虹招牌于我而言,就像妈妈的厨艺,很难放下。”

来到陈倩文的“宝库”,最抢眼的就是“福鼠吊金钱”霓虹招牌,这是她最近入手的宝贝。类似的招牌她已收藏保育了50多块。

这些招牌各种颜色的底面上挂着曲线流畅的玻璃灯管,尽管岁月在上面留下斑驳的痕迹,陈倩文依然爱不释手。

保育霓虹的不懈努力

“印尼餐厅”是陈倩文收藏的第一块霓虹招牌。印尼餐厅1970年开业,2019年终止营业。“学生时代我经常路过这家餐厅,听说他们要荣休,我第一时间就冲了过

去。”陈倩文说,几经沟通,她终于把这块招牌保育起来。

第一次成功,让她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。霓虹招牌的收藏和保育是个复杂的过程。其中最难的是招牌拥有者对保育是否认同。

“有一个火锅店的招牌,我整整跟踪了三年,只要有时间,我就去和老板聊天。开始他坚决拒绝,到最后终于被我感动,在拆招牌前主动电话通知我。”陈倩文认为,商户对招牌都有着很深的感情,每一块霓虹当年都是商户们精心设计、准备“传家”的,所以他们很怕处理不好。

霓虹招牌拆卸工作非常复杂,要填报各类申请文件,要通知警察交通部门设立临时路障,还要与承办拆卸招牌的团队合作及协调作业周边业主的支持等等,每个细节都需要落实准确。

正在对霓虹文化进行调研的香港教育大学叶德平老师说:“霓虹灯的保育并不难,一般的电工在技术上都可以满足基本

需要。但招牌拥有者的认知、经费的支持和收纳所需要的场地,是招牌保育工作者需要攻克的难关。”他认为,能在保育路上坚持走下来,十分不易。

尽管如此,仍有热心人陆续加入到霓虹保育队伍中来。陈倩文说,香港现有多位学者在研究霓虹灯的历史、技术和保护,保育方面也有几个机构在做。她希望可以多多合作,长远地保护这些招牌。

重获新生的香港霓虹

保育后的霓虹招牌,展示着繁华都市的魅力,承载和传承着历史。

在香港M+博物馆修复保管中心展厅,一只巨大牛形霓虹招牌十分惹眼。这就是曾经位于西营盘的森美餐厅门外的安格斯牛招牌,由餐厅老板叶联设计。这头“牛”在荣休前,一直是社区知名地标。

经过保育,这头“牛”重获新生,在艺术的殿堂里绽放光彩。记者采访当日,不断有参观者在玻璃窗前与招牌合影,一对身着白色婚纱的新人也在这里留下幸福的纪念。

陈倩文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霓虹文化。2022年7月底,她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展出了一批保育并局部修复的霓虹招牌。她认为保育将让这些招牌的生命得以更好地延续,展览将让香港的这种地域文化元素得以传承。

霓虹保育的努力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,也带动了霓虹灯制造技术的传承。

在霓虹灯工厂,霓虹招牌从一张设计图纸开始,经过烧管、吹管、屈管等流程,最终被装嵌在招牌底盘上,匠人的手指柔软度、对火力的把控程度、吹气的力度等至关重要。如今,能够掌握这种技能的匠人已是屈指可数。

为了传承这门技术,香港一些年轻人拜师学艺,并开办霓虹工作室,不断推出霓虹灯作品,积极寻求留住霓虹招牌的方法。

陈倩文说,香港给了我很多,我会尽可能多为这座城市尽一份力,坚持把霓虹保育之路走下去。

乡村燃起“土味”运动会

《半月谈》夏亮

直到最近,徐文佳还常常想起老家的那场新春运动会,意犹未尽。

举柴禾、挑年猪、捡荸荠……癸卯兔年新春,在衢州江山市,不少村镇沉寂了3年的农民运动会又回来了。

农历正月初一,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村民广场上人头攒动,新春农民运动会拉开帷幕。这里是江山“村运会”的发源地,并逐渐发展出拔河、插秧、赶小猪、举木车轮胎等颇具当地特色的农民运动项目。

活动现场,最为热闹的要数拔河比赛。比赛开始前,每支队伍的负责人积极“排兵布阵”、精心布局。一声令下,所有参赛者抖擞精神,铆足了劲向后倾倒,场边村民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。“听说村里要举办新春运动会,我们全家都报了名。”村民邱水军兴奋地说。

23岁的徐文佳在杭州经营一家蛋糕店,今年老家重启“村运会”,平时热爱健身的他第一时间跟村委会报了名。来到比赛现场,看到小时候常用的柴禾堆,他才知道这就是比赛器材。“我们白沙人都是山里人,以柴为生。村运会设置举柴禾比赛,是因为这些柴木承载了村庄的集体记忆,也是白沙人生活蒸蒸日上精神象征。”村支书郑日福说。白沙村是一个水库移民村,20多年前从深山搬迁而来,当时村里唯一的集体资

产是一张由木板拼凑而成的乒乓球桌。集体经济不发达,日常生活矛盾也不少,白沙村一度干群关系紧张、村民人心涣散。

面对问题,时任江山市体育局局长的赵江平提出试点举办“村运会”。“以前一到过年,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、打牌,几乎没有什么集体活动。春节正是农村人最多最齐的时候,是开展体育活动的最佳时机。”

在江山市体育局指导下,2005年,白沙村着手组织第一届“村运会”:村“两委”策划实施,各村民小组为一队参赛,活动不邀请“大领导”发言,当地村民“零门槛”参赛。令赵江平意外的是,第一届“村运会”就办得十分红火,现场吹哨声、加油声、谈笑声不绝于耳,一场“村运会”办下来,白沙村民们的精神足了,关系近了。“原本村民之间的龃龉逐渐消失,我们也萌生了体育兴村的想法。”赵江平说。

村运会富“脑袋”,也富“口袋”。新塘边镇毛村山头村名声在外,得益于攀岩运动的“金名片”,这里有全国首个农村攀岩公园,已连续4年举办全国美丽乡村攀岩系列赛。来参加比赛的外村人大多不知道,这里几年前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养猪村。2013年村党支部书记周勇强上任时,1100多人的村子里散养了1000多头母猪,村庄卫生环境较差,“石窝窝”里的村民们找不到发展路子,日子也是得过且过。



白沙村拔河比赛现场

周勇强上任后,在衢州市参加交流时接触到了攀岩项目,村两委由此打开了新思路。“我们村地处山区,位置偏僻,要是没个特色名气根本走不出去。”周勇强说,“从市里带着‘体育+旅游’的想法回来,我们马上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,乡亲们都可以试试看。”

毛村山头村大胆探索,攀岩运动与乡村发展实现了完美对接。近年来,村庄抱回了“全国攀岩第一村”的金字招牌,落地国家级赛事,共举办大小赛事近百场,吸引

游客10多万人次,促进村集体年均增收150多万元。

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村是江山市“体育兴市”的剪影,10多年间,从“请人吃饭”到“请人流汗”,“村运会”从当初1个村10多人剧增到现在186个村10万多人参与。去年,江山市“百村万人体育过大年”入选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,被国家体育总局誉为一种新“体育现象”。在乐民富民中推进乡村振兴,体育成了江山促进乡村共富的有效变量。